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伊洛淵源錄卷五

宋 朱子 撰

康節先生

墓誌銘

明道先生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于家洛之人弔哭者相屬於塗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于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

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謹按邵氏姬姓系出
召公故世為燕人大王父諱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
家衡漳祖諱德新父諱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
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葬其親于伊川遂
為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雍
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溫仲良其二子也
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後又以潁川團練
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于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

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之人尚
友于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
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
意先生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
之事為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
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
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
糲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于家未嘗強以語人而

就問者曰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落者有不
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
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污清明坦
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疏之間羣居宴飲笑語終
日不取甚異於人顧吾所樂如何耳病畏寒暑常以春
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
奴隸皆知歡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于孝弟忠信樂道
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

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之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于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

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與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則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二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附于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嗚呼先生志豪力雄濶步長趨凌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以豐天不憖遺哲人之凶嗚臯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

行狀略

張嶠

先生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蘊明皇帝王
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年觀天地之消
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體故經
之以元紀之以會叅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迄
于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其辭
約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嗚呼美矣至矣天下之能事
畢矣先生少事北海李之才挺之挺之聞道於汝陽穆
脩伯長伯長以上雖有其傳未之詳也先生既受其學

則又游於河汾之曲以至淮海之濱涉於濟汶達于梁
宋苟有達者必訪以道無常師焉廼退居共城廬于百
原之上大覃思於易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三年而學
以大成大名王豫天悅博達之士尤長于易聞先生之
篤志愛而欲教之既與之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
卒捨其學而學焉北面而尊師之衛人乃知先生之為
有道也年三十餘來遊于洛以為洛邑天下之中可以
觀四方之士乃定居焉先生清而不激和不流過人

無貴賤賢不肖一接以誠長者事之少者友之善者與之不善者矜之故洛人久而益尊信之四方之學者與士大夫之過洛者莫不慕其風而造其廬先生之教人必隨其才分之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或聞其言若不適其意先生亦不屑也故來者多而從者少見之者衆而知之者尚寡及接之久察其所處無不中于理叩其所有愈久而愈新則皆心悅而誠服先生未嘗有求于人或饋之以禮者亦不苟辭洛人為買宅丞相富公為

買園以居之仁宗嘉祐中詔舉遺逸留守王公拱辰以先生應詔授將作監主簿今上熙寧之初復求逸士御史中丞呂公誨龍圖閣直學士祖公無擇與今丞相吳公充又以先生為言補潁川團練推官皆三辭不獲而後從命然卒稱疾不之官先生年六十始為隱者之服曰病且老矣不復能從事矣隆寒盛暑閉門不出曰非退者之宜也其于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究其本原而釋老技術之說一無所惑其志晚尤喜為詩平

易而造于理有擊壤集二十卷自為之序熙寧十年春
得疾踰百日氣益耗而神益明矣七月癸丑啓手足于
天津之南道德坊之第初先生葬其父于伊闕神陰原
今從其兆父以明經教授鄉里及先生之長退老于家
先生雖貧養之終身致其樂弟睦事先生甚謹飲食起
居必身臨之惟恐不得其志蓋如先生之事其父母也
不幸早亡

遺事

一十
五條

顯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程見

氏遺書
下同

堯夫放曠

堯夫猶空中樓閣

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伯淳嘗戲以亂世之女
雄中道學之有所得者

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明道曰
真風流人豪也

堯夫有詩曰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又曰
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不止風月言皆有
理又曰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若莊周大
抵寓言要入他放蕩之場堯夫却皆有理萬事皆出于
理自以為皆有理故要得從心妄行總不妨堯夫又得
詩云聖人喫緊些兒事其言太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
著裏何必如此

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

四者推到理處曰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定
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為人則直是
無禮不恭惟是侮玩雖天地亦為之侮玩如無名君傳
言問諸天地天地不對自贊云弄丸餘暇時往時來之
類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
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道來直是無
端又如言文字呈上堯夫皆不恭之甚須信畫前元有

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元古未有人道來

行已須行誠盡處正叔謂意則善矣然言誠盡則誠之
為道非能盡也堯夫戲謂且就平側

邵堯夫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事亦衆矣子能盡
知邪子曰天下之事頗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
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頗
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
用數推之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為起

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夫瞿然稱善

晁以道嘗以書問康節之數於伊川伊川荅書云頤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問惟未嘗一字及數

伯淳言邵堯夫疾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

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

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甚草頭往
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日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
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荅云你道生薑樹
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他
在房間便聞得諸公恐喧他盡之外說話他皆聞得一
人云有新報云云堯夫問有甚事曰有某事堯夫曰我
將謂收却幽州也以他人觀之便以為怪此只是心虛
而明故聽得也問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

病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又問釋氏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堯夫事他自如此亦豈嘗學也

邵堯夫先生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皺眉所居寢息處為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為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中間州府以更法不餉餽寓賓乃為薄粥以

代之好事者或載酒以濟其乏嘗有詩云料有淺深存
變理飲無多少繫經綸又曰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
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則為之不牽強也
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為詩以自詠
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司馬公贈以詩
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隨意所之遇主
人喜客則留四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
性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歡然如親嘗自言若

至大病自不能支其遇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
去體也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
幽遠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
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

見呂氏
家塾記

堯夫直是豪才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段如富彥國
身都將相嚴重有威人不敢仰視他將做小兒樣看或
問堯夫所學如何謝子曰他只見得天理進退萬物消
長之理便敢做大於聖人門下學上達事更不施工所

以差却堯夫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終始人之禍福脩短算得來無豪髮差錯如指此屋便知起於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無不如其言然二程不貴其術明道云堯夫數欲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工夫堯夫初學于李挺之師禮甚嚴雖在一野店飯必褫坐必拜欲學堯夫亦必如此伯淳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

背曰大哥你怎恁地聰明他日伊川問伯淳加倍之數

曰都忘之矣因嘆其心無偏繫如此

見上蔡語錄

伊洛淵源錄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伊洛淵源錄卷六

宋 朱子 撰

橫渠先生

行狀

呂大臨

先生諱載字子厚世大梁人曾祖某生唐末歷五代不仕以子貴贈禮部侍郎祖復仕真宗朝為給事中集賢院學士贈司空父迪仕仁宗朝終於殿中丞知涪州事

贈尚書都官郎中涪州卒於西官諸孤皆幼不克歸僑寓於鳳翔郿縣橫渠鎮之南大振谷口因徙而家焉先生嘉祐二年登進士第始仕祁州司法叅軍遷丹州雲巖縣令又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公事熙寧二年冬被召入對除崇文院校書明年移疾十年春復召還館同知太常禮院是年冬謁告西歸十有二月乙亥行次臨潼卒於館舍享年五十有八是月以其喪歸殯於家卜以元豐元年八月癸酉葬於涪州墓南之兆

先生娶南陽郭氏有子曰因尚幼先生始就外傳志氣
不羣知虔奉父命守不可奪涪州器之少孤自立無所
不學與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言當康定用
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
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
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為足也
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
求之六經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於京師共

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間起從仕日益久學益明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東帛延之學官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其在雲巖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於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里閭間有

民因事至庭或行過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
聞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
不預聞知京兆王公樂道嘗延致郡學先生多教人以
德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於堯舜之域
否學者聞法語亦多有從之者在渭渭帥蔡公子正特
所尊禮軍府之政小大咨之先生夙夜從事所以贊助
之力為多並塞之民常苦乏食而貸於官帑不能足又
屬霜旱先生力言於府取軍儲數十萬以救之又言戍

兵徒往來不可為用不若損數以募土人為便上嗣位之二年登用大臣思有變更御史中丞呂晦叔薦先生於朝曰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上即命召既入見上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為對上悅之曰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繼有所獻上然之他日見執政執政嘗語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先生對曰朝廷將大有為天

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
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多不合寢不悅
既命校書崇文先生辭未得謝復命案獄浙東或有為
之言曰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之治獄執政曰淑問如
臯陶猶且獻囚此庸何傷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
罪先生益不安乃謁告西歸居於橫渠故居遂移疾不
起橫渠至僻陋有田數百畝以供歲計約而能足人不
堪其憂而先生處之益安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

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
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
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
莫不動心有進又以為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
不能自給苟門人之無貲者雖糲蔬亦共之其自得之
者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
也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
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近

世喪祭無法喪惟致隆三年自期以下未始有衰麻之變祭先之禮一用流俗節序燕褻不嚴先生繼遭期功之喪始治喪服輕重如禮家祭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潔聞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一變從古者甚衆皆先生倡之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其家童子必使灑埽應

對給侍長者女子之未嫁者必使親祭祀納酒漿皆所以養孫弟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其所至必訪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歲適大歉至人相食家人惡米不鑿將舂之先生亟止之曰飢殍滿野雖蔬食且自愧又安忍有擇乎甚或咨嗟對案不食者數四熙寧九年秋先生感異夢忽以書屬門人乃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

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於前聖合與大
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於學者正
如老木之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又嘗謂春
秋之為書在古無有乃聖人所自作惟孟子為能知之
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
穿鑿及詩書禮樂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方
且條舉大例考察文理與學者緒正其說先生慨然有
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見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

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爾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未之行爾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教

舊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
此皆有志未就會秦鳳帥呂公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
聖人之遺意其術略可措之以復古乞召還舊職訪以
治體詔從之先生曰吾是行也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
焉及至都公卿聞風慕之然未有深知先生者以所欲
言嘗試於人多未之信會有言者欲講行冠婚喪祭之
禮詔下禮官禮官安習故常以古今異俗為說先生獨
以為可行且謂稱不可非儒生博士所宜衆莫能奪然

議卒不決郊廟之禮禮官預焉先生見禮不致嚴亟欲正之而衆莫之助先生益不悅會有疾謁告以歸知道之難行欲與門人成其初志不幸告終不卒其願歿之日惟一甥在側囊中索然明日門人之在長安者繼來奔哭致賻襚始克斂遂奉柩歸殯以葬又卜以三月而葬其治喪禮一用古以終先生之志某惟先生之學之至備存於書略述於諡議矣然欲求文以表其墓必得行事之迹敢次以書

哭子厚先生詩

明道先生

歎息斯文約共修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無復蒼生望
西土誰供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棣萼二年零落去山丘
寢門慟哭知何恨豈獨交親念舊遊

論諡書

司馬溫公

橫渠之殯門人欲諡為明誠夫子質於明道先生
先生疑之訪於溫公以為不可此帖不見於文集
今藏龜山
楊公家

光啓昨日承問張子厚諡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

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為士之有諡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諡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諡貴幼不諡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諡之諸侯相諡非禮也諸侯相諡猶為非禮況弟子而諡其師乎孔子之歿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諡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

子以為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歎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諡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承關中諸君決疑於伯淳而伯淳謙遜博謀及於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備萬一惟伯淳裁擇而折衷之光再拜

遺事

十一條

伯淳嘗與子厚在相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

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以下並見程氏遺書

子厚則高才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据守

子厚聞皇子生甚喜見餓殍者食便不美

橫渠言氣自是橫渠作用立標以明道

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西銘顯得此意只是須得他子厚有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

且教他人讀書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

問西銘何如伊川先生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智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楊時致書伊川先生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
至於兼愛先生答之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
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
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
氏則二本而無分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
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見程氏文
集下同

伊川先生答先生書曰觀吾叔之見志正而謹嚴如虛

無即氣則無無之語深探遠蹟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也然此語未能無過餘所論以大槩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一作和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髣髴爾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當自條暢

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如何伊川先生曰

由明至誠此句却是由誠至明則不然誠則明也孟子
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橫
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
以管窺天固見北斗別處雖不見北斗不可謂不是也

見程氏遺
書下同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伊川先生曰子厚謹嚴纔謹
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

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見上蔡語
錄下同

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明道云子厚却如此不熟

橫渠教人以禮為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為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下梢頭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喫木札相似更沒滋味遂生厭倦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

涵養出來自然是別

橫渠再移疾西歸過洛見二程先生曰載病不起尚可及長安也行至臨潼沐浴更衣而寢及旦視之亡矣門

生衰經挽車以葬

見邵氏
聞見錄

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頤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不謂尚存斯

言幾於無忌憚矣

見程氏
遺書

案行狀今有兩本一云盡棄其學而學焉一云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其它不同處亦多要皆後本為勝疑與叔後嘗刪改如此今特據以為定然龜山集中有跋橫渠與伊川簡云橫渠之學其源出於程氏而關中諸生尊其書欲自為一家故予錄此簡以示學者使知橫渠雖細務必資於二程則其他固可知已按橫渠有一簡與伊川問其叔父非事未有提耳懇激之言疑龜山所跋即此簡也然與伊川此言蓋退讓不居之意而橫渠之學實亦自成一家但其源則自二先生發之耳

張御史

行狀

君諱戩字天祺少而莊重有老成之氣不與羣童子狎

戲長而好學不喜為雕蟲之辭以從科舉父兄敦迫諭以為貧乃強起就鄉貢既冠登進士第調陝州閿縣主簿移鳳翔普潤縣令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陝州靈寶渠州流江懷安軍金堂縣事轉太常博士熙寧二年超為監察御史裏行明年以言事出知江陵府公安縣改陝州夏縣轉運使舉監鳳翔府司竹監秩滿以熙寧九年三月朔旦感疾卒享年四十有七君歷治六七邑誠心愛人而有術以濟之力行不怠所至皆有顯效視民

之不得其所若已致之極其智力必濟而後已靈寶采
稍歲用民力久為困擾至則訪其利害纖悉得之乃計
一夫之役采稍若干以計其直請命民納市於有司而
罷其役止就河壩為場立價募民采伐以給用言於郡
守監司皆不之聽後以御史言於朝廷行之竹監歲發
旁縣夫伐竹一月罷君謂無名以使民乃籍隸監園夫
以日月課伐以足歲計其為邑養老恤窮皆有常察惡
勸善皆有籍鈎考會計密察不苛府吏束手聽命舉莫

能欺嘗攝令華州蒲城蒲城劇邑民悍使氣不畏法令
鬪訟寇盜倍蓰它邑異時令長以峻法治之姦愈不勝
君悉寬條禁有訟至庭必以理敦喻使無犯法間召父
老使之教督子弟服學省過作記善簿民有小善悉以
籍之月吉以俸錢為酒食召邑之高年聚於縣廨以勞
之使其子孫侍因勸以孝弟之道不數月邑人化之獄
訟為衰熙寧初上初即位登用大臣將大有為以御史
召君喜以為千載之遇間見進對未嘗不以堯舜三代

之事進於上前惻怛之愛無所遷避其大要啓君心進有德謂反經正本當自朝廷始不先諸此而治其末未見其可也事有不闕興衰者人雖以為可言皆濶略不辨既而見新政所更寢異初議左右邇臣不以德進君爭之不可乃告諸執政執政笑而不答君曰戢之狂易宜其為君所笑然天下之士笑公為不少矣章十數上卒不納乃歎曰茲未可已乎遂謝病不朝居家待罪卒罷言職既去位未嘗以諫草示人不說人以無罪天下

士大夫聞其風者始則聳然畏之終乃服其厚自公安
改知夏縣縣素號多訟君待以至誠反復教喻不逆不
億不行小惠訟者往往叩頭自引不五六月刑省而訟
衰未幾靈寶之民遮使者車請曰今夏令張君乃吾昔
日之賢令也願使君哀吾民乞張君還舊治使者欣然
聽其辭而言於朝去之日遮道送不得行父老曰昔者
人以吾邑之人無良喜訟自公來民訟幾希是惟公知
吾邑民之不喜訟也言已皆泣下君篤實寬裕儼然正

色雖喜愠不見於容然與人居溫厚之意久而益親終
日言未嘗不及於義接人無貴賤疎戚未嘗失色於一
人樂道人之善而不及其惡樂進已之德而不事無益
之言其清不以能病人其和不以物奪志常鷄鳴而起
勉勉矯強任道力行每若不及德大容物沛若有餘常
自省小有過差必語人曰我知之矣公等察之後此不
復為矣重然諾一言之欺以為已病少孤不得事親而
奉其兄以弟就養無方極其恭愛推而及諸族姻故舊

罔不周恤有妹寡居子不克家君力為經其家事別內
外之限制財用之節男就傳女有歸誠意懇切不弛其
勞人以為難而自處裕如也有一二故人死不克葬十
餘年君惻然不安帥其知識合力聚財乃克襄事其兄
載重於世常語人曰吾弟德性之美吾有所不如其不
自假而勇於不屈在孔門之列宜與子夏後先晚而講
學而達又曰吾弟全器也然語道而合乃自今始有弟
如此道其無憂乎既暴病卒載哭失聲如不欲生將葬

手疏哀辭納諸壙曰哀哀吾弟而今而後戰兢免夫是月還葬以從先大夫之兆將求有道者以銘其墓大臨惟君之善有不勝書要其大者蓋其力之厚任天下之重而不辭其氣之強篤行禮義而無倦其忠之盛使死者復生而無憾是宜得善言以傳諸後敢次其狀以請

按呂氏文集有書請於明道先生先生嘗許誌仰史之墓今文集無之疑未及作也

遺事

五條

張戢為監察裏行請罷條例司因詣中書極陳其事辭

氣甚厲介甫以扇掩面而笑戢怒曰叅政笑戢戢亦笑
叅政所為事耳豈惟戢笑天下誰不笑之者暘叔解之
曰察院不須如此戢顧曰只相公得為無過邪退而家
居申臺不視事而待罪

見溫公
日錄

張戢嘗於政事堂與介甫爭辨事因舉經語為證介甫
曰安石却不會讀書賢却會讀書戢不能答伊川先生
因曰却不向道只這箇便是不會讀書

見程氏遺
書下同

天祺有自然德氣似箇貴人氣象只是却有氣短處規

規太以事為重傷於周至却是器局小景庸則只是才
敏須是天祺與景庸相濟乃為得中也

薛景庸名昌朝
橫渠門人嘗為

御史論
新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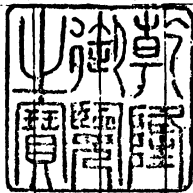
天祺有自然德氣望之有貴人之象只是器局小太規
規以事為重也昔在司竹嘗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
其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

介意其德量如此

又邵氏聞見錄云天祺
在司竹舉家不食筍

藻鑑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不得也張子厚善鑑

裁其弟天祺學之便錯



伊洛淵源錄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伊洛淵源錄

卷七至九

詳校官編修

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

臣

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

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

臣盧遂

謄錄監生

臣施應培

欽定四庫全書

伊洛淵源錄卷七

宋 朱子 撰

呂侍講

家傳略

公諱希哲字原明正獻公之長子也以恩補官元祐中
為講官遷諫官不拜紹聖初出知太平州坐黨謫居和
州徽宗召為光祿少卿出守奉祠而卒

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惟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文忠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子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

使教諸子諸生少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服先生方略降辭色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公始從安定胡先生瑗於太學後遍從孫先生復石先生介李先生觀王公安石學安石以為凡士未官而事科舉者為貧也有官矣而復事科舉是傲倖富貴利達

學者不由公聞遽棄科舉一意古學始與程先生頤俱
事胡先生居並舍公少程先生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
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而明道程先生顥及橫渠張
先生載兄弟孫公覺李公常皆與公遊由是知見日益
廣大然公亦未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略去枝葉一
意涵養直截徑捷以造聖人

朱子于此數語始為不滿

嘗言往與二程諸公遊一日會相國寺論事詳盡伯淳
忽嘆曰不知此地自古至今更曾有人來此地說此話

耶蓋此處氣象自有合得如此人說此等話道理也然
公取人先論知見次乃考其所為嘗言正叔先生自小
說話過人嘗笑人專取有行不論知見者又說世人喜
說某人只是說得正叔言只說得好話亦大難好話亦
豈易說也公以為二程遠過衆人者學皆類此

王公安石與正獻公既相推重而公又從之學自嘉祐
間内外事多不甚治王公與當世諸賢務欲變更略放
前代別立法度登進善人修建學校其所施設者公皆

預聞之矣然自秉政施設次第往往與舊說不合又愼
諫自信動失衆心寢與公父子不同後欲用其子零侍
講殿中乃欲先引公公固辭乃止

公為說書凡二年日夕勸導人主以修身為本修身以
正心誠意為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身不能
修雖左右之人且不能喻况天下乎

公雖性至樂易然未嘗假人辭色悅人以私在邢州日
劉公安世適守潞州邢州鄰州也公之子疑問嘗勸公

與劉公書通勤懇公曰吾素與劉往還不熟今豈可先
意相結私相附託耶卒不與書

公晚居宿州真陽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
者公處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
託州縣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
事擾公私閒居日讀易一爻遍考古今諸儒之說默坐
沉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評論古今商榷得失久之
方罷

公之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

元祐初程先生議請封建欲自封孔子後始公曰方今母后臨朝衆議不一扶傷敗如是足矣此豈大有為時

邪程先生默然而去

按程氏文集修立孔氏條制但云添賜田并舊賜為五百頃設溝封

為奉聖鄉世襲奉聖公爵以奉祭祀未嘗遽請便行封建也

公自少年既從諸老先生學當世善士悉友之矣晚更

從高僧圓照師宗本證悟師修顯遊盡究其道別白是非斟酌深淺而融通之然後知佛之道與吾聖人合本中嘗問公二程先生所見如此高遠何以却佛學公曰只為見得太近

遺事

十條

滎陽公在淮陽時東萊公為曹官所居廨舍無几案以竹縛架上置書冊器皿之屬悉不能具處之甚安其簡

儉如此

見呂氏雜志下同

滎陽公晚年習靜雖驚恐顛沛未嘗少動自歷陽赴單
父過山陽渡橋橋壞輜人俱墜浮於水而滎陽公安坐
輜上神色不動從者有溺死者時徐仲車先生年幾七
十矣作我敬詩贈公曰我敬呂公以其德齒敬之愛之
何時已已美哉呂公文在其中見乎外者古人之風惟
賢有德神相其祉何以祝公勿藥有喜

仙源嘗言與侍講為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有面
赤自少至老雖衽席之上未嘗戲笑滎陽公處身如此

而每歎范內翰以為不可及

滎陽公與諸人云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以為後生之戒仲父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詞甚好云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

見童蒙訓

滎陽公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也包孝肅尹京時民有自言有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

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公言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愧矣人皆可以為堯舜者蓋觀於此而知之

公嘗言孝子事親須時時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爲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

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見呂氏
雜誌

滎陽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又嘗言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則不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邪

元祐間伊川先生既歸洛寄范公醇夫書云丞相久留左右所助一意正道者實在原明子

崇寧元年叔父舜從至洛中請見先生先生召食坐間問事甚衆先生一一酬答臨行又請教語甚詳既而微

笑曰却只被公家學佛

舜從即侍講之子也

范內翰

名祖禹字淳夫蜀人元祐中為給諫講讀官入翰林為學士後坐黨論貶死家傳遺事載

其言行之懿甚詳然不云其嘗受學於二先生之門也獨鮮于綽傳信錄記伊川事而以門人稱之又其所著論語說唐鑑議論亦多資於程氏故今特著先生稱道之語以見梗槩他不得而書也

遺事

四條

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為唐鑑盡用先生之論先

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

見程氏外書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先生者几案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近方見此書自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見范公遺事

伊川先生曰昨在講筵曾說與溫公云更得范淳夫在筵中尤好溫公彼時一言亦失却道他見修史自有門路頤應之曰不問有無門路但筵中須得他溫公問何故頤曰自度少溫潤之氣淳夫色溫而氣和尤可以開

陳是非導人主之意後來遂除侍講

見程氏遺書

尹彥明問范淳夫之為人先生曰其人如玉

見外書

楊學士

名國寶字應之無他敘述獨伊川有祭文而呂氏諸書記其言行之一二然詳祭文亦先

生交遊耳非門人之列也呂氏言其元豐中已老則年輩與先生亦相若云

祭文

嗚呼昔予與君邂逅相遇於大江之南言契氣合遂從
子遊歲時三紀情均骨肉忽聞來訃何痛如之嗚呼應
之誰謂君而止於此乎高才偉度絕出羣類善志奇蘊

曾未得施天胡為厚其稟而嗇其年人誰不死君之死
為可恨也奚止交舊之情悲哀而已管城之原歸祔先
兆屬予衰年憚於長道不能臨穴一慟以伸予情姑致
菲薄之奠魂兮其來歆此誠意

遺事

六條

楊國寶應之子從姑之子也少強學力行元豐中會於
都城予見其貧而不屈老而益壯以詩贈之曰獨抱遺

經唐處士差強人意漢將軍

見呂氏家塾記

楊應之勁挺不屈自為布衣以至官於朝未嘗有求於人亦未嘗假人以言色也篤信好學至死不變

見童蒙訓下同

應之元祐間用范丞相堯夫薦館職不就試授成都轉運判官有屬官與之辯論應之嘉其才即薦之朝自成都召為校書郎有遠房舅在蜀中官滿貧不能歸應之盡以成都所得數百千遺之其自立如此

楊十七學士應之力行苦節學問瞻博而弘致遠識特異流俗常題所居壁云有竹百竿有香一爐有書千卷

有酒一壺如是足矣伊川先生常以為交遊中惟楊應

之有英氣

見呂氏雜志下同

伊川先生曰楊應之在交遊中英氣偉度過絕於人未見其比可望以託吾道者應之樂善尚德而議論不苟云以富文忠公處事猶不免有心如孫威敏操行不端石守道行多說激特以二人附已乃薦威敏可代已守道可任臺諫又知劉原父文學絕人而以其喜訕韓富亦加擯抑凡此之類未免有心况常人乎雖然毫髮之

失生於心術其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豈不要賢師友以規正其微邪此應之之論也

楊應之兄弟皆安貧樂道未嘗少屈於人元豐間親喪服除至京師寓子家榆林舊第日以麤飯置一盆又以一盆盛菜蔬兄弟分食之甘如飴蜜不求於人卒能有立云

朱給事

墓誌銘

范內翰

公諱光庭字公揆河南偃師人父景光祿卿贈太尉母
宗氏崇國太夫人李氏會昌縣太君嘉祐二年登進士
第調萬年主簿數假邑事邑人謂之明鏡時程伯淳主
鄆縣簿張山甫主武功簿與公皆以才名稱關中號為
三傑文潞公舉應制科會仁宗登遐罷試丁內外艱服
除為修武令邑有牧地民久侵冒轉易皆為稅籍朝廷
遣使按畝加程總四萬餘石公爭之得減萬餘石改垣
曲令它邑斂青苗錢類以嚴取辦公不咎一人而輸以

時足以樞臣薦得召對神宗問所治何經公對以少從
孫復授春秋又問中外有所聞乎公對曰陛下即位以
來更張法度臣下行之或非聖意故有便有不便誠能
去其不便則天下均被福矣呂丞相大防守長安辟僉
書判官朝廷伐西夏五路出師雍為都會事多倚公以
辦調發有非朝廷意而急於期會者公執白不從部使
者怒宣言將加以乏軍興罪公請督治獄祠以避之神
宗山陵韓獻肅公尹洙奏公勾當山陵事事以時集洛

人不知有大役司馬文正公薦召為左正言首以辨大
臣忠邪為言又請天子燕閒與儒臣講習罷提舉常平
官不散青苗錢廣儲蓄備水旱太學置明師以養人才
論奏無虛日多所薦達人無知者太皇太后嘉公正直
諭以朝政闕失當安心言之勿畏避公自以遇二聖之
知夙夜竭力知無不言時進退大臣損益政事公密勿
啓沃多見施行遷左司諫請罷遣使高麗褒崇先聖增
錫土田別異世襲論急務十事一議官制二罷保甲三

糾合宗室四省浮費五罷京師倉法六汰冗官七議河
患八慎數易吏九懲獄官慘酷十禁淫祠河北飢遣公
賑濟大發倉廩所全活甚衆拜右諫議大夫請召講官
便殿訪以治道是歲旱論救災十事遷給事中有詔幸
後苑賞花釣魚燕羣臣會春寒公請罷燕以祗天戒其
夏日食上疏論修德應變乞戒諸州獄獄毋得為疑似
之言以論事求外補除集賢殿修撰知亳州數月復召
為給事中劉丞相摯罷政守鄆公封還麻制坐落職復

知亳州歲餘知潞州遷集賢院學士紹聖元年三月辛丑晦以疾卒官年五十八天性純孝居太尉喪廬墓側三年事叔父盡其道教諸弟以友愛上下敦睦靡有間言為人端厚方重望之可畏即之謙恭虛已常若不足修身治家居官立朝與朋友交一以至誠再守亳亳人懷其德為之立祠亳大飢公開倉賑濟量口賦粟五月而止民無菜色在潞以鄰境荒歉流民至者盈路公勞來安定日為食而食之一日食飢者至暮不暇食遂感

疾猶強視事未終前二日禱雨拜不能興憂民之心瞑而後已初受學於安定先生告以為學之本主於忠信公終身力行之後又從程伯淳正叔二先生於洛陽其所聞以格物致知為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為入德之方公服行之造次不忘見善勇如賁育惟恐不及見不善如避水火常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為然故力排異端以扶聖道家資素厚所取甚薄仕至朝列猶糲食不足後歷清顯其自奉如故時娶王氏封仁壽

縣君子純之假承務郎其年五月葬公偃師先塋之次
來請銘銘曰嗚呼公揆誠明篤實行直而方居則慎獨
靡有作輟道學之強正色於朝見義能勇志氣之剛我
思古人庶見來者今也則亡其名在人其事在史愈久
而光祈村之原前洛後邛永固其藏

祭文

伊川先生

嗚呼道既不明世罕信者不信則不求不求則何得斯
道之所以久不明也自予兄弟倡學之初衆方驚異君

時甚少獨信不疑非夫豪傑特立之士能如是乎篤學力行至於沒齒志不渝於金石行可質于神明在家在邦臨民臨事造次動靜一由至誠上論古人豈易其比蹇蹇王臣之節凜凜循吏之風著見事為皆可紀述謂當大施於時必得其壽夭胡難忱遽止于此嗚呼哀哉不幸七八年之間同志共學之人相繼而逝

劉質夫李端伯呂與

叔范巽之楊應之相繼而逝也

今君復往使予踽踽于世憂道學之寡

助則予之哭君豈特交朋之情而已邛山之陽歸附先

宅思半生之深契痛音容之永隔陳薄奠以將誠庶英
靈兮來格

遺事

四條

公揆昨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
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榜書毋不敬思無邪
中處之此意亦好

見程氏
遺書

朱公揆上殿神考欲再舉安南之師公揆對願陛下禽

獸畜之

見龜山
語錄

十一月三日朱給事封還劉丞相麻制以摯有功大臣不當無名而去言者若指臣為朋黨願被斥而不辭六日中丞鄭雍攻朱乞正黨與之罪八日公揆以本官再知亳州呂相以其召而不至又不悅其封還麻制故但以本官出簾中殊不怒也

見王彥霖繫年錄

自熙寧元祐靖國間事變屢更當其時固有名蓋天下致位廟堂得行所學者然夷考其事猶有憾焉如張天祺朱公揆等可謂奮不顧身盡忠許國而議論亦多過

矣乃知理未易窮義未易精言未易知心未易盡聖賢
事業未易到也

見胡文
定公集

伊洛淵源錄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伊洛淵源錄卷八

宋 朱子 撰

劉博士

墓誌銘

李 籲

元祐元年閏二月詔侍從諫官御史各舉經明行修可
充內外學官者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講韓公維以開封
府陳留縣尉劉絢名聞授京兆府府學教授侍御史王

巖叟今正言朱光庭又皆言近春秋學廢已久絢少通
春秋宜為博士詔復以君為太學博士及就試不幸有
疾猶勉力學校論議不倦學者多親之病甚請外未報
以二年六月十二日卒于官自公卿大夫師友學士莫
不傷之噫其傷也豈私乎哉蓋以純學懿行君子為難
得也君字質夫先世常山人曾祖諱懷寶贈光祿少卿
祖諱舜卿尚書虞部郎中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以仕
宦始家河南其後因墓焉父師旦今為朝散大夫致仕

妣安仁縣君余仲姑也君生質明粹長而溫恭自髫齔時已有老成器結髮即事明道先生程氏兄弟受學焉君所授有本末所知造淵微知所止矣孜孜焉不知其他也天性孝弟樂善而不為異端所惑故其履也安內日加重而無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外雖溫然可親遇事剛毅自立其質之美學之力也如此明道常謂人曰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君幼以祖蔭得官少嘗應進士舉再至禮部後不復為也

初仕河南府壽安主簿尹召府中且俾勾稽公厨賓客之費凡尹之子弟預者皆計而償之尹始不悅卒以此善公臨事不苟率類此元豐中移潞之長子令邑俗淳古而公又誠愛公家負逋不施箠扑以期而集有一夫貧甚自言未有以償公惻然為寬其期鄉人遂以代輸終其去遂不筭一人歲旱田稅十當蠲七八府遣官履視所蠲才二三君力爭不能得乃封還其榜請改之不聽民詣闕訴詔遣通判躬按卒得如君言府由是憾君

乃以公事置公罪丁安仁縣君憂父老數千百人送至郡境君重謝遣皆涕泣而還富文忠語人曰劉絢古縣令也舉子之所見者一二槩可見矣惜乎朝廷方知而用之年纔四十三而沒平生蘊積見于時及于物者固未博是可傷也已沒時家無千錢諸公士友相與賻之始克歸葬河南府偃師縣洛南鄉土中村北邙原先塋之次其年十月十九日也君之為人氣和而體莊特論不苟合跬步不忘學既病與予言曰每督悶時正坐端

意氣卽下平居持養氣可忽乎同舍呂與叔過問疾君
曰死生常理無足言者獨念累吾親耳君自幼治春秋
其學祖于程氏專以孔孟之言斷經意將沒之時尚以
例類質于大夫君平時有遺藁未就將終啓手足自盟
蹟猶道詩書語安然而逝可謂力學者也君與人俱學
有所知惟恐不與人共也予晚始聞善賴君以告語者
多矣今予之悲豈特親戚之情乎君娶白氏屯田員外
繹之女子男一人伯順銘曰嗚呼質夫不可得而見也

學以致道蓋如子者鮮也養之溫溫淳乎善也發之鏗鏗堅不變也嗟世習非滔滔競迷不有豪傑孰逃而歸尚豈若子安而蹈之進以知止本以不欺其出無惑歸生曷疑猶身之長日益莫知試其所遭乃審所持力久內明見于融怡德未大施君子是悲彼而不知我何說為人有知之起以此詩

祭文

伊川先生

嗚呼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志將明斯道興斯

學于既絕力小任重而不懼其難者蓋亦有冀矣以謂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遊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方賴子致力以相輔而不幸遽亡使吾悲傳學之難則所以惜子者豈止游從之情哉茲焉歸塋不克臨穴姑因薄奠以叙其哀

遺事

五條

劉質夫久于其事自小來便在此

見程氏遺書下同

質夫沛然

劉質夫作春秋傳未成每有人問伊川必對曰已令劉絢作自不須頤費工夫也劉傳既成門人請觀伊川曰却須著頤親作竟不以示人伊川沒後人方見之又有蜀人謝湜解春秋來呈伊川伊川曰更二十年後方可作

見祁寬所記尹和靖語下同

今人多說曾見伊川又曰他自某人處傳得伊川學惇昔見李端伯作劉質夫墓誌有記伊川語曰斯人之志

吾無疑矣然質夫春秋傳成伊川却親作何邪如孔子謂賜可以言詩非謂三百篇皆與孔子見同蓋惟指當時一事今不可便謂子貢盡得孔子言詩之道今要箇劉質夫豈可復得然爭說我得伊川學哀哉

明道平和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

見侯子雅言

李校書

名顥字端伯緱氏人元祐中為秘書省校書郎嘗記二先生語一編號師說伊川稱之而

祭文亦有傳學之語蓋自劉博士外他人無此言也

祭文

伊川先生

嗚呼自予兄弟倡明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者視倣而
信從子與劉質夫為有力焉質夫於子為外兄弟同邑
而居同門而學才器相類志尚如一子謂二子可以大
受期之遠到而半年之間相繼以亡使予憂事道者鮮
悲傳學之難嗚呼天於斯文何其艱哉官制有抱不克
臨穴寄文為奠以叙其哀

又

呂正字

嗚呼識子于南山渭水之曲知子于洛陽夫子之門風

期自振于流俗問學不異于淵源子之胷中閤肆開發
求之孔門如賜也達子與人交洞照其情和而不流時
靡有爭子之于事如控六轡逐曲舞交屈折如意予求
友于四方顧所得之幾希志或同而才之不足才或高
而志與之違子敏且強子心子契謂其有年以立斯世
嗟如之何皇天降災于中道使不得盡其才質夫之
賢予聞有素昔予見之傾蓋如故迺得與子情親義敦
定交莫逆不啻弟昆天不慈遺質夫且死同其弔傷有

予與子子疾繼作予為汝憂子罹親喪既歸莫留別未
踰月子訃亦至驚疑恍惚若有所失不意二子之賢而
一朝至此道之難行我今知之人之云亡孰知我悲子
之往矣天不相矣恍矣惘矣予奚望矣哀哉

遺事

二條

李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他操履然才識穎悟自是不

能已也

見程氏遺書下同

楊遵道問因見李顥錄明道語云大則無所在剛則不

屈以直道順理而養之却與先生說別如何伊川云先
兄無此言舊嘗令學者不要如此編錄才聽得轉動便
別舊見只有李顥本無錯他人多只依說時不敢改動
或脫忘一兩字便大別李顥却得其意不拘言語往往
錄得都是不知尚有此語

藍田呂氏兄弟

寶文

名大忠字進伯丞相汲公之兄元符末以寶文
閣直學士卒寶錄有傳不載其學問源流今不

復著但遺書中
見其從學之實

宣義

行狀略

君諱大鈞字和叔姓呂氏其先汲郡人自祖而下葬藍田故今為京兆人嘉祐二年以進士中乙科授秦州司理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祿寺丞知耀州三原縣事以諫議授果州乞代親入蜀移知綿州巴西縣事未赴旋以諫議致仕移疾不行丞相韓公絳宣撫陝西河東路辟君掌書寫機宜文字府罷除福州侯官縣故相宣靖曾

公出鎮京兆薦君知涇陽縣皆不赴久之丁諫議憂服除復閒居數年自以道未明學未優曰吾斯之未能信於是不復有祿仕意講道勸義以教育人材變化風俗推其在已者以驗諸人將自期德成而致用也居無何士大夫皆惜其賢而不用以為官邸教授非其志也會仲起不得已造朝大臣薦以為官邸教授非其志也會仲兄龍圖閣直學士大防知永興陳乞監鳳翔府造船務新官改宣義郎朝廷問罪西鄙鄜延路轉運司特請君

行師出暴露君臨事竭力不弛厥勞人勸君以他辭免而君義不辭難也以元豐五年夏六月癸酉感疾卒年五十有二君為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為已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者方之季路而君之所趨蓋亦未見其止也蓋大學之廢絕久矣自扶風張先生倡之而後進蔽於俗尚其才俊者急於進取昏塞者難於領解由是寂寥無有和者君子于先生為同年友及聞先生學于是心悅誠服賓賓然執弟子禮

扣請無倦久而益親自是學者靡然知所向矣先生之學大抵以誠明為本以禮樂為行衆人則姑誦其言而未知其所以進于是焉君即若蹈大路朝夕從事不啻飢渴之營飲食也潛心玩理望聖賢之致尅期可到而日用躬行必取先生之法度以為宗範自身及家自家及鄉人旁及親戚朋友皆紀其行而述其事丁諫議憂自始喪至于塋祭一倣古儀所得為者而居喪之節鉅細規矩于禮雖兄弟共行之而君特勉執之彌謹由是

僚友稱其孝世人信其誠又推之祭祀冠昏飲酒相見
慶弔之事皆不混習俗粲然有文以相接人咸安而愛
之蓋君之所行雖以禮為主要欲以學立其守而又樂
為人語故人皆由其教而說其義自是比比皆知禮為
可行者君少時瞻學洽聞無所不該一日聞先生說遷
其素志而前日之學博而以約即渙然冰釋矣故比他
人功敏而得之尤多愛講明井田兵制以謂治道必由
是悉撰成圖籍胷中了然若可推行又嘗作天下為一

家中國為一人二賦獻槩可見其志矣君既感疾一日
命內外灑埽齋居冥然若思久之客至問安交語未終
而沒則德性所養可以想見矣既卒其孤尚在鄉里夫
人种氏治喪一如君所以治諫議之喪凡委巷浮屠煩
鄙不經之事一不用于是延之學士大夫驚歎君之家
法以見君之道固行于妻子矣子義山傳其父學蚤有
立志

墓表銘

范育

惟君明善至學性之所得者盡之于心心之所知者踐之于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者矣乃表其墓曰誠德君子而系其世行云君性純厚易直強明正亮所行不二于心所知不二于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行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為衆人沮之而疑小辯奪之而屈勢利劫之而回知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蓋大學之教不明

于世者千五百年先是扶風張先生子厚聞而知之而學者未之信也君于先生為同年友一言而契往執弟子禮問焉君謂始學必先行其所知而已若夫道德性命之際惟躬行禮義久則至焉先生以謂學不造約雖勞而艱于進德且謂君勉之當自悟君乃信已不疑設其義陳其數倡而行之將以抗橫流繼絕學毅然不恤人之非間已也雖先生亦歎其勇為不可及始居諫議喪衰麻斂奠葬祭之事悉捐習俗事尚一倣諸禮後乃

寢行于冠昏飲酒相見慶弔之間其文節粲然可觀人皆識其義相與起好矜行一朝知禮義之可貴久之君之志既克少施而于趨時求中未能沛然不疑然後信先生之學本末不可踰以造約為先務矣先生既沒君益修明其學將援是道推之以善俗且必于吾身親見之既而曰有命不得于今必得于後世其始講修先生之法曰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而已既又知夫君子之德不存焉雖不試而不悔始也急于行已既乃至而

不迫優游乎道之可樂始也嚴于率人既乃和而不解
使學者趨而不厭嗚呼非持久不已孰能與于此君與
人語必因其所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說得于身踐而心
解其文章不作于無用

正字

名大臨字與叔學于橫渠之門橫渠卒乃東見
二先生而卒業焉元祐中為太學博士秘書省

正字范內翰薦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為講
官不及用而卒有易詩禮中庸說文集等行世

祭文

嗚呼吾十有四年而子始生其幼也吾撫之其長也吾

誨之以至官學之成莫不見其始終于其亡也得無慟
乎得無慟乎子之學博及羣書妙達義理如不出諸口
子之行以聖賢為法其臨政事愛民利物若無能者子
之文章幾及古人薄而不為四者皆有以過人而其命
乃不偶於世登科者二十年而始改一官居文學之職
者七年而逝茲可哀也已茲可痛也已子之婦翁張天
祺嘗謂人曰吾得顏回為壻矣其為人所重如此子于
窮達死生之際固已了然于胸中矣然吾獨不知子之

亡也將與物為伍邪將與天為徒邪將無所通而不可
邪是未可知也子之才皆可以知此固不待吾之喋喋
也今獨以喪事為告子之柩以方暑之始將卜辰歸祔
于先塋乃擇明日遷於西郊之僧舍以待時焉嗣子省
山實為喪祭之主將行一奠終天永訣哀哉

雍行錄

伊川先生

元豐庚申歲予行雍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予
以千錢挂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忘之

則涉水而墜之矣予不覺歎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應聲曰千錢亡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為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歎乎予曰使人得之乃非亡也吾歎夫有用之物若沉水中則不復為用矣至雍以語呂與叔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于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爾其不同如此也與叔曰夫數子者之言何如予曰最後者善與叔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予

因書而誌之後十五年因閱故編偶見之思與叔之不
幸早死為之泣下

遺事

十一
條

呂進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正叔謂老喜學者尤
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至于老矣志力須倦又慮學之
不能及又年數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乎學不
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于終不聞乎

見程氏
遺書

呂進伯甚好但處事太煩碎如召賓客亦須臨時改換

食次吾嘗語之曰每日早晚衙纔覆便令放者只為定故也凡事皆有恁地簡易不易底道理看得分明何勞之有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進伯好學初理會箇仁字不透吾因曰世人說仁只管著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何故却近乎仁推此類具言之進伯因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宿門說禪一般進伯兄弟中皆有見處一人作詩詠曾點事曰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至諸侯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對春

風詠不休一人有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到相如反

類俳獨立孔門無箇事只輸顏子得心齋

見上蔡語錄

馬涓巨濟狀元及第為秦州簽判初呼狀元呂進伯為
帥謂之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也既為判官不可曰
狀元也巨濟愧謝進伯又謂巨濟曰科舉之學既無用
修身為己之學其勉之時謝良佐顯道作州學教授顯
道為伊川程氏之學進伯每屈車騎同巨濟過之謝顯
道為講論語進伯正襟肅容聽之曰聖人言行在焉吾

不敢不肅又數以公事按牘委巨濟詳覆且曰修身為
已之學不可後為政治民其可不知巨濟自以為得師
後立朝為臺官有聲每歎曰呂公教我之恩也

見邵氏
聞見錄

呂進伯帥秦時倅之子張瞻景前時往問學後入太學
求書見汲公進伯云微仲不須見不若見大臨舍弟

見呂

氏雜
誌

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于

與叔

見程氏遺
書下同

和叔及相見則不復有疑既相別則不能無疑然亦未知果能終不疑不知他既已不疑而終復有疑伯淳言何不問他疑甚不如劇論

正叔謂洛俗恐難化于秦俗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亦是士人敦厚東方亦恐難向風

與之凡相見須窒礙蓋有先定之意和叔

一作與叔

據理合

滯礙而不然者只是他至誠便相信心直篤信

與之范侍郎育

先生云呂與叔守橫渠學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

纔有說了更不肯回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
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
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
迫拘迫則難久也

尹子曰嘗親聞此
乃謂劉質夫也

呂與叔以門蔭入官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揜祖宗

之德

見呂氏
雜誌

伊洛淵源錄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伊洛淵源錄卷九

宋 朱子 撰

蘇學士

名昞字李明武功人亦橫渠門人而卒業于程氏者元祐末呂進伯薦之自布衣召為博

士後坐上書邪黨竄鄱陽今無以考其言之詳特載呂公薦狀如左云

奏狀

呂正字代伯兄作

右臣伏見京兆府處士蘇昞德性純茂強學篤志行年四十不求仕進從故崇文校書張載之學為門人之秀

秦之賢士大夫亦多稱之如蒙朝廷擢用俾充學官之選必能盡其素學以副朝廷樂育之意或不如所舉臣甘罔上不忠之罪

遺事

三條

李明安

見遺書

蘇李明以上章得罪貶饒州過洛和靖館之伊川訪焉既行伊川謂李明殊以遷貶為意和靖曰然也惇嘗問李明當初上書為國家計邪為身計邪若為國家計自

當忻然赴饒州若為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為輕典季

明以焯言為然先生曰名言名言

見涪陵
記善錄

後世司言責者于人主前非所當言代王言者則顛倒
錯亂只為他學無源流如在伊川之門衆矣不知其要
者依舊無所得如橫渠聲動關中關中尊信如夫子蘇
李明從橫渠最久以其文釐為十七篇自謂最知大旨
及後來坐上書邪黨却是未知橫渠橫渠有詩云中天
宮殿鬱嵒崑瓦縫參差切絳霄葵藿野心雖萬里不無

忠戀向清朝夫豈不欲行道于世然在館中半年即去後十年復召用之不半年又去只為道不合即去也朝廷事自有宰相執政其次有諫官御史季明越職上書得罪甚重亦必有非所宜言者矣

見胡氏傳家錄

謝學士

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察院楊文靖同時受學歷仕州縣建中召對除書局官後復

去為兗庫以飛語坐繫詔獄褫官有論語說文集語錄行于世游公為誌其墓今訪求未得

遺事

二十條

明道初見謝子語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

見上

蔡語錄

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見和寬所記
尹和靖語

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于太學顯道對曰蔡人歎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于堯舜之道矣夫子貢

之高識曷嘗規規于貨利哉特于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于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于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顯道乃止是歲亦登第

見程氏遺書下同

蔡州謝良佐雖時學中因議州舉學試得失便不復計較

明道謂謝子雖小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類有

泚憤排如此

見侯子雅言

朱公掞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顯道在坐公掞不語伊川指顯道謂之曰此人為切問近思之學

見程子外書

謝先生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先生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却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

見胡氏傳家錄

昔日作課簿以記日用言動視聽是禮與非禮者昔日

學時只垂足坐不敢盤足又云昔者用功處甚多但不
敢說與諸公恐諸公以謂須得如此

見上蔡語
錄下同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
甚功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
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
川點頭因語坐同志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胡文
定公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管要
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

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為甚恁地
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
余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
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宗嗣位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草草
看却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
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
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閒
工夫枉用却閒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

游子問謝子曰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謝子謂胡子曰可謂切問也胡子曰何以答之謝子曰實向他道在上面做工夫來胡子曰如何做工夫謝子曰凡事須有根屋柱無根拆便倒樹木有根雖剪枝條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

或問謝子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故做工夫揀難捨底棄却後來漸漸輕至今日於器物

之類置之只為合要用却並無健美底心

舊多恐懼常於危階上習又曰六文一管筆特地寫教
不好打疊了此心

釋氏只要箇絕念其初得似釋氏明道問近日用心對
曰近日只用何思何慮一句伯淳曰有此理只是發得
太早

問太虛無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為用他若
不用則何止吾丈莫已不用否曰未到此地除是聖人

便不用當初曾發此口、被伊川一句懷了二十年曾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發得太早、在問當初發此語時如何曰見得這箇事經時無他念接物亦應副得去問如此却何故被一句轉却曰當了終須有不透處當初若不得他一句救拔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直是會煅鍊得人說了又却道恰好著工夫也問聞此語後如何曰至今未敢道到何思何慮地位始初進速後來遲十數

年過却如夢如挽弓到滿時愈難開然此二十年間見

知識却然長

按前段與此小異蓋前段曾氏所記而此段胡氏所記也未知孰是姑兩存之

馮忠恕聞陳叔易言伊川嘗許謝良佐有王佐才以是
質於和靖和靖曰先生無此語先生晚年顯道授澠池
令來洛見先生留十餘日先生謂惇如見顯道試問此
來所得如何惇即往問焉顯道曰良佐每常聞先生語
多疑惑今次見先生聞先生語判然無疑所得如此具
以告先生先生曰某見得它也是如此雖甚喜之但不

聞此語耳

見涪陵記善錄

謝顯道建中間上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喜已而就監門

之職陳貴一問顯道何如人先生曰由求之徒

見程氏遺書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

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

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懌筋力强盛一旦烏頭力

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

見上

蔡語錄

謝先生監西竹木場朱子發自太學與弟子權偕往謁之坐定子發進曰震願見先生久矣今日之來無以發問不識先生何以見教先生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語子發私念日刻如此何由親欵其講說已而具飲酒五行只說他話及茶罷乃掀髯曰聽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者與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舉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曰固相師

之道也。夫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灑埽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見上蔡語

錄後跋

學者必求仁須將孔門問答仁處編類考察自體認一箇緊要處方可若不實見得分明則流為釋氏是自家原不曾有見處龜山語至此更不說破謂說時只是眼前事不如使人自體認上蔡則不然有問則歷歷言之西人氣直謂說後曉者自是去做工夫否則休耳。見胡氏傳

家錄

游察院

墓誌略

楊文靖公

予昔在元豐中受業于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
焉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公諱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
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于時所交皆天下英豪公
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先生以事至京
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先生知扶溝縣事

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已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于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于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元豐六年登進士第調越州蕭山尉用侍臣薦召為太學錄改宣德郎除博士公以食貧待次奉親不便就擬知河清縣忠宣范公判河南待以國士有疑議與之叅訂移守潁昌辟公自隨為府學

教授未幾還朝復秉鈞軸即除公太學博士已而忠宣
罷政公亦請外矣除簽書齊州判官廳公事丁太中公
憂服除再調泉州簽判上皇即位召還為監察御史出
知和州歲餘管勾南京鴻慶宮居太平州兩乞再任知
漢陽軍以親老再乞宮祠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太
碩人憂服除知舒州移知濠州不數月會從官謫守衡
罷歸寓歷陽因家焉宣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以疾終
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一葬于和州含山縣車轅嶺之原

公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專目到不為世儒之習誠于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其為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蒞官遇僚吏有恩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筮仕之初未更事縣有疑獄十餘年不能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宦者人服其明比年以來編民困于征斂而修奉祠館市材調夫無虛月所至騷然公

歷守四郡處之裕如雖時有興造民初不知而事集娶
呂氏封宜人有賢行事舅姑以孝聞友娣姒睦姻族人
無間言公素貧不治生產夫人攻苦食淡能宜其家先
公卒子男七人撫擬掇握損揆拂女歸某之子適有中
庸義一卷易說一卷詩二南義一卷論語孟子雜解各
一卷文集十卷藏于家

遺事

五條

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溫厚南劍

州楊時雖不逮酢然然穎悟

見程氏遺書

游酢于西銘讀之已能不逆于心言語之外別立得這

箇意思便道

一作到

中庸矣

見外書

新進游楊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必

有異故為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矣

見程

氏遺書

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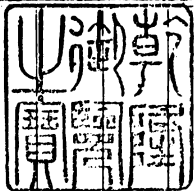
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却恐

不變也

游定夫後更為禪學大觀間本中嘗以書問之云儒者之道以為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順此五者則可以至于聖人佛者之道去此然後可以至于聖人吾丈既從二程先生學後又從諸禪老遊則二者之間必無滯闕敢問所以不同何也游丈答書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嘗見伊川先生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游定夫嘗言前輩先生往往不曾看

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不以
為然者也

見呂氏
雜志



伊洛淵源錄卷九